



当代最伟大的诗人  
“爱尔兰最美的诗”  
“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”  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——叶芝

This envelope approved by the U.S. Post Office for first-class mail.  
Use for other purposes not permitted.



# 神秘邮件

【爱尔兰】叶 芝 /著  
黄声华 /译

013330512

神  
秘  
邮  
件

1562.15  
04



1562.15

OK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神秘邮件 / (爱尔兰) 叶芝 (Yeats, W. B.) 著；黄声华译。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5104-3735-9

I. ①神… II. ①叶… ②黄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爱尔兰—现代

IV. ①I56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8050号

### 神秘邮件

作    者：(爱尔兰)叶芝

责任编辑：杨磊 徐玥

封面设计：张静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    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(传真)

总 编 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(传真)

http://www.nwp.cn

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    刷：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经    销：新华书店

开    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    数：169千字 印张：15

版    次：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    号：ISBN 978-7-5104-3735-9

定    价：29.80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733



北航

C1636147

目 录  
CONTENTS



## 凯尔特的曙光

仙军出动 / 4
关于这本书 / 6
故事的叙述者 / 8
相信与不信 / 10
凡人的帮助 / 12
看到幻象的人 / 14
村庄鬼魂 / 18
尘土合上海伦的双目 / 24
羊骑士 / 33
坚持的心 / 36
巫师们 / 38
魔 鬼 / 42
快乐的和不快乐的神学家 / 43
最后的吟游诗人 / 47
女王啊，仙国的女王，来吧 / 54

美丽、强壮的女人们 / 57
有魔力的森林 / 59
神奇的生物 / 63
博学的亚里士多德 / 65
仙 猪 / 66
声 音 / 67
诱拐者 / 68
永不疲倦者 / 74
土、火和水 / 77
老 镇 / 78
男人和他的靴子 / 80
胆小鬼 / 81
三个欧拜耳尼和邪恶的仙人们 / 82
德拉克里夫和洛西斯 / 83
伟大之人的坚硬头骨 / 89
水手的宗教 / 91
关于天堂、地球和炼狱的接近程度 / 92
吃宝石者 / 93
我们的山中夫人 / 94
黄金时代 / 96
苏格兰人的抗议 / 97
战 争 / 101
王后和愚人 / 102
仙人们的朋友 / 107
无边际的梦 / 113

路 边 / 123

走入暮光 / 125

## 秘密的玫瑰

---

致秘密的玫瑰 / 130

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流浪汉 / 132

玫 瑰 / 140

国王的智慧 / 146

春之心 / 153

火焰和影子的诅咒 / 158

曙光中的老人 / 164

上帝在寸草不生之地 / 169

骄傲的克斯特洛，德莫特的女儿欧娜和刻薄的舌头 / 174

## 红发汉拉翰的故事

---

红发汉拉翰 / 193

编 绳 / 203

汉拉翰和霍兰汉恩的女儿凯瑟琳 / 210

红发汉拉翰的诅咒 / 213

汉拉翰的幻象 / 220

汉拉翰之死 / 226

凯尔特的曙光



希望和记忆的女儿名为艺术，她建造的  
住所远离那片绝望的战场，在那片战场上，人  
们在分叉的树枝上晾挂他们的衣服，于是衣服  
便成了战斗的旗帜。啊，心爱的希望和记忆的  
女儿，请在我身边停留一会儿吧！

山林与火

在山林与火的交响曲中，

时光点点流逝，

如蜡烛燃烧殆尽。

那山峰，那树林，

自有他们的时辰，自有他们的时辰；

然而，在天然古老的喧嚣中，

伴随熊熊火焰升起的情感，

你将不会消失。

——《山林与火》（节选）

## 仙军出动

军队从诺克纳里尔<sup>①</sup>骑来，  
越过克鲁施纳贝尔<sup>②</sup>的坟墓；  
考尔特甩动他燃烧的头发，  
尼艾姆<sup>③</sup>叫喊着：“离开，快离开；  
掏空你心中世俗的梦幻。  
风儿苏醒，叶儿回旋，  
我们的脸颊苍白，我们的头发未曾绑起，  
我们的心胸剧烈起伏，我们的眼睛闪烁微光，  
我们的双臂挥动摇摆，我们的双唇分离张开，  
如果任何目光凝视我们这帮冲锋的军队，  
我们便会进入他和他的手头之事之间，

---

① 诺克纳里尔：爱尔兰斯莱戈郡的主要山脉，对于其名字有不同解释，包括“国王（或皇后）之山”“月亮之山”等。

② 克鲁施纳贝尔：象征长寿的女神，在经历了年轻与衰老的不断重复后，她试图从斯莱戈郡的鸟之山的山顶跳入伊尔湖中将自己淹死。

③ 尼艾姆：在爱尔兰神话中，尼艾姆是应许之地（the Land of Promise）的王子。

我们便会进入他和他的心灵之光之间。”  
军队正奔向夜晚和白昼之中；  
在哪儿会有这样的心灵之光和手头之事呢？  
考尔特甩动他燃烧的头发，  
尼艾姆叫喊着：“离开，快离开。”



我所写的东西，是想通过文字来表达我的  
内心真实的想法，而不是为了迎合他人。  
我是一个诗人，我有我自己的风格和语言。

## 关于这本书

### I

我就像每个艺术家一样，渴望从这个糟糕愚蠢的世界上的那些美丽、愉快、重要的事物中创造出一个小小的世界，并且通过幻象向任何听从我恳求的同胞展现爱尔兰的面貌。因此，我精确公正地写下了许多我看过的、听过的事情，除了评论的部分，其他没有什么是出于我的想象。然而，我却不必苦恼于将我自己的信念同农夫的区分开，而是宁可让我的男人和女人们，精灵和仙人们，不被冒犯地顺其发展，或者用我的理由来为他们作辩护。

一个人听到的和看到的即为生命的丝线，如果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从记忆这个混乱的纺锤中剥离出来，那么任何人都能将它们织入最合他们心意的信念之衫中。我与其他人一样编织着我的衣服，然而我将尝试着保存它的温暖，如果它适合我的话，我将心满意足。

希望和记忆的女儿名为艺术，她建造的住所远离那片绝望的战场，在那片战场上，人们在分叉的树枝上晾挂他们的衣服，于是衣服便成了战斗的旗帜。啊，心爱的希望和记忆的女儿，请在我身边停留一会儿吧！

## II

我按照之前章节的风格添加了许多篇章，并且还会再增加其他的。然而随着一个人的成长，他便失去了某些梦想之轻。他开始用双手抬起生活的重担，他更关心果实而不是花朵，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。就像之前的章节一样，在这些新的篇章中，除了我自己的评论，没有什么是凭空捏造的。有一两句欺骗性的句子，可能是为了保护一些可怜的讲故事的人与魔鬼、他的信使还有类似东西之间的交流不为他们的邻居所知。再过一小段时间我将会出版一本关于仙人国度的大书，并且将会尝试使那本大书足够系统与博学，从而为这一把失去的梦想之轻请求原谅。

——威廉·巴特勒·叶芝

## 故事的叙述者

书中的许多故事是由一个叫帕蒂·弗林的人告诉我的，他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明亮眼睛的老人，居住在巴利索戴尔村中一个只有一间房还漏雨的小棚屋里。他经常说“在整个斯莱戈郡中，巴利索戴尔村是最为高贵的地方”——他的意思是像仙境一般。其他人承认这是事实，只不过还是仅仅次于德拉姆克里夫村<sup>①</sup>和德拉姆亥尔村<sup>②</sup>。我初次见到他时，他正在烹煮蘑菇。第二次见到他时，他正酣睡于树篱下，睡梦中微笑着。的确，他总是很快乐，虽然我觉得我能够看到他的眼睛里（就像野兔从洞穴中向外张望时的眼睛一样敏锐）有一丝忧郁，隐藏在那快乐之下。那是一种可见的发自纯洁本能的忧郁，存在于所有事物中。

然而在他的生命中有太多的东西压抑着他。他孤独地走过了三十年，他性格古怪，还双耳失聪，当他四处走动时，会被孩子们不断纠缠。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原因，他不断地提及欢笑和希望。例如，他喜欢讲

---

① 德拉姆克里夫村：爱尔兰斯莱戈郡的小村庄。

② 德拉姆亥尔村：爱尔兰斯莱戈郡的小村庄。

述圣克伦巴<sup>①</sup>使他的母亲高兴起来的故事。“你今天怎么样，妈妈？”圣人问。“很糟糕。”母亲回答。“希望你明天会更糟糕。”圣人说。第二天圣克伦巴又来了，他们之间几乎是同样的对话。然而第三天母亲说：“好一点了，感谢上帝。”然后圣人回答：“希望你明天会更好。”他也乐于讲述在不停燃烧的火焰中，当士师奖赏好人谴责损失时，是如何在那最后一天同样保持了微笑。他拥有许多独特的视角，这些视角使他保持欢乐或陷入悲伤。我问他有没有见过仙人，他这样回答：“难道他们没有惹怒我吗？”我又问他有没有见过女鬼班西。“我见过，”他说，“在那下面，就在水边，她用手拍打着河水。”

我从一本笔记上复制了帕蒂·弗林的这些叙述，只稍微做了些语句上的改动，那是一本在见他后没多久便几乎塞满了他的故事和言论的笔记。现在我看着这本笔记，充满了悔意，因为末尾的空白页将永远也填不满了。帕蒂·弗林去世了。我的一个朋友送给了他一大瓶威士忌，虽然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清醒的，然而看到如此多的液体，他便充满了激情。他靠着那瓶威士忌酒过了几天，然后就死了。他的身体因为艰苦的岁月而疲劳不堪，无法承受他年轻时的这种喝法。他是讲故事的好手，他不像普通的传奇作家，他知道怎么借助天堂、地域、炼狱、仙境和尘世，从而使他的故事充满人性。他不是生活在一个缩

---

<sup>①</sup> 圣克伦巴：在古爱尔兰语中的意思是“教堂的圣灵”。他在盖尔传教士中是一个杰出的人物，其拥护者称他在中世纪早期将基督教传至皮克特王国。他是爱尔兰十二使徒之一。

小的世界上，然而他知道的大千世界不会少于荷马<sup>①</sup>。也许盖尔人应当像他一样寻回古时简单而丰富的想象力。什么是文学？难道不是通过象征和事件来表达情感吗？难道情感的表达不需要通过天堂、地狱、炼狱和仙境吗？——这些都不比这个损毁的尘世少。不仅如此，将天堂、地狱、炼狱和仙境混合在一起，或者甚至将兽头安在人体上，或者将人类的灵魂加在岩石的心脏上，难道这些都不能表达情感吗？让我们继续朝前走吧，故事的讲述者，抓住心灵所渴望的任何猎物，不要害怕。所有事物都存在，所有皆真实，尘世仅仅是我们脚下的一点小小尘埃。

## 相信与不信

在西方的村庄里，甚至也有一些怀疑家。去年圣诞节时，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魔鬼。她觉得地狱不过是牧师的创造，以使人们保持纯良。她认为魔鬼将不会被允许任意“治罪地球”。“但是存在仙人，”她补充说，“还有小小的矮妖精、水马和跌落的天使。”我还遇见了一个臂上有莫霍克<sup>②</sup>印第安纹身的男人，他也持有恰好相似的相信与不信的观点。然而不管任何人怀疑的是什么东西，人们永远

---

① 荷马：古希腊史诗诗人，生平和生卒年月不可考。相传记述了古希腊长篇叙事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。

② 莫霍克：原住美国纽约州、加拿大魁北克省南部和安大略省东部的印第安人。

都不会怀疑仙人的存在，因为，就如同那个臂上有莫霍克印第安纹身的男人所说：“他们的存在合情合理。”甚至连官员的头脑也躲不开这一信念。

三年之前的一个晚上，一个小女孩突然失踪了。她那时在格兰戈村当仆人，那个村庄就在本布尔宾<sup>①</sup>向海延伸的山坡底下。一种巨大的兴奋感马上传遍了村庄，因为有谣言说是仙人们带走了她。有人说某个村民为了抓住小女孩同仙人们斗争了很长时间，然而最后仙人们获胜了，那个村民只看到了自己手上的一把扫帚。当地的治安官介入了，马上开始挨家挨户地搜寻，同时建议村民们在她消失的田地里燃烧所有的豚草，因为豚草对于仙人来说是神圣的。他们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来焚烧豚草，同时治安官不停地重复着咒语。第二天早上小女孩找到了，这个故事不胫而走，传遍了整个旷野。她说仙人们骑着仙马，将她带到了很远的地方。最后，她看到了一条大河，那个曾经试图与仙人抢夺她的男人就漂流在上面，藏在一个鸟蛤壳中，那儿便是充满了仙人魔力的混乱而喧嚣的国度。在路上，同行的仙人曾经提到过村庄中许多即将去世的人的名字。

也许治安官是对的。少一些怀疑，去相信一些大部分是非理性的只有小部分是真理的东西，会比出于怀疑的目的去怀疑真理和非理性的的东西要来得更妙，因为当我们这么做时，不会突然出现一根蜡烛来指引我们的步伐，在沼泽地中也没有可怜的飞蛾在我们面前飞舞，我们必须摸索着进入那巨大的荒野中，在那里居住着奇形怪状的精灵。

---

① 本布尔宾：位于爱尔兰的一座巨大的岩石山。